

晦庵朱文公易說

七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八

象上傳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踈畧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索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

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
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
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
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捷何必乾乃爲馬
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
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
玩詞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
無後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
則是說卦之作爲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爲
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太卜之
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詞中之象以求象
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

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易象說

先生曰熹嘗作易象說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

李燾

先生云人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地懸空看也沒甚意思

呂煒錄

易中取象似天地生物有生得極細巧底有生得龐拙突兀底趙子欽云本義太畧此譬如燭籠添了一條竹片便障却一路明盡徹去了使它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蓋是着不得詳說如此看來到取象處如何拘得

易洲錄

易只是設箇卦象以明吉凶而已更無它說

問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耦

畫象陰是也

六十四卦之文

有實取物之象如乾坤

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實取物之象決不可易聖人姑假是象以明義者當初若別命一象亦通得不知是如此否先生云聖人自取之象也不見得是如此而今且據因象看義恁地說則成鑿乎

先生云伊川只將一部易來作譬喻說了恐聖人亦不肯只作一譬喻之書朱震又多用伏卦互體說陽使及陰說陰便及陽乾可爲坤坤可爲乾恐太走作近來林黃中又撰出一般翻筋斗互體一卦可變作八卦其說也是好笑據熹看得來聖人作易專爲卜筮後來儒者諱道是卜筮之書全不要惹它卜筮之意所以費力今若要說易須是添一重卜筮意思自然

通透如乾初九潛龍兩字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即是告占者之辭如云若卜得初九是潛龍之體只得隱藏不可用孔子作小象又釋其所以爲潛龍者以其在下也諸文皆如此推看怕自分明又不須作設戒也

邵浩錄

伊川說象只似譬諭樣說看得來須有箇象如此只是如今曉他不出

髮淵錄

以上底推不得只可從象下面說去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如今却不敢如此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

同上

它所以有象底意思不可見却只就它那象上推求道理不可謂求象不得便喚做無如潛龍便須有那潛龍之象

同上

易有象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渾之辭

甘節錄

蔡文說江德功說易象如譬喻詩之比興同熹謂不然
往復數書辨此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陽謂九下謂潛
陰疑於陽必戰謂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易象說
得如此分明又易二體初四二五等爻相應二五中
正不中正此是易中分明說了惟互體之說易中不
言今諸儒必附會爲之說方曰頤中有物曰噬嗑此
豈非互體之驗曰頤中有一物在內非謂互體且別
無例蔡又謂人舉二四同功三五同功先生曰如此
舉證又疎又引某卦自泰來某卦自某來先生曰此
王輔嗣謂之 蔡曰王輔嗣說彖某却不是黃顯子
如易之詞乃是象占之詞若舍象占而曰有得於詞吾
未見其有得也此亦過高之弊所以不免勞動心氣

若只虛心以玩本文自無勞心之害

荅呂祖儉

易中取象不如卦德上命字較親切如蒙險而正復剛動而順行此皆親切如山下出泉地中有雷恐是後來又就那上面添出所以易中取象亦有難理會也

六十五

或說易象云果行育德育德有山之象果行有水之象振民育德則振民有風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先生云此說得好風雷益則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山下有澤損則懲忿有摧高之象窒慾有塞水之象次筆易之卦象都如此不曾一一推究又云遷善工夫較輕如已之有善以爲不足而又遷於至善若夫改過者非有勇決不能貴乎其用力也

禹人傑錄

鄭東卿說易象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郊之象小過有

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有鳥抱子之象以卦言之
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郊之象又言鼎象
鼎之形革象風爐這是他說得好處他却盡欲牽合
附會少間便踈脫今人學問且欲於正段處理會却
些小零碎底亦用得一向只是理會這箇便不是陳
文蔚錄

鄭東卿少梅說亦有是者如鼎卦分明是鼎之象它說
革是爐之象亦恐有此理澤中有火革三三上畫是
爐之口五四三是爐之腹二是爐之下初是爐之底
然亦偶然此兩卦如此耳

輔廣錄

乾卦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一天也今行又一天也
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此所以爲天行健也地平則
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地去此所以見地勢之坤

順否萬人傑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爲行健李季札錄

問鄧綱疑問中天行健一段先生批問他云如何見得
天之行健德明竊謂天以氣言之則一晝一夜周行
乎三百六十度以理言之則爲於穆不已無間容息
豈不是至健先生曰他却不如如此說只管去自強下
息上討

廖德明錄

問天行健如何先生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曰
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
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
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
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
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

以自強不息云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問得地在中間餘未達先生曰如弄珠然只

天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使天有一頃之息則

地必陷人必跌死惟其不息故局得地在中間子黃

徐渙云天之行健一息不停而坤不能順動以應其

則造化生生之功或幾乎息矣此語亦無病萬物資

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即此

元徐說亦通景淵錄

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強不息先生曰非是說天運不息

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

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一日一時頃刻之

間其運未嘗息也呂輝錄

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者用有體則有

象上博

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

沈澗歸

問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其光已無所不被矣答曰九二君德已著至九五然後得其位耳

烝民詩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文蔚舉似及此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面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一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李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得

好今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爲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陳文蔚錄地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這箇平地前面便有坡陁處突然起底也自順晏淵錄

問坤言地勢猶乾言天行天行健猶言地勢順然又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說者雖多究竟如何先生曰此不必論只是當時下字時遇下同必欲求說則鑿却反晦了當理會底銖問地勢猶言上下相因之勢以其順且厚否先生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相因因去只見得地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

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惟其高下相因無窮所以
為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天行其健故
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地勢至順故君子體之以厚
德載物董銖錄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為大陰為小大過小過之類皆
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
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陳文蔚錄

先生言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胡
文定却言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如見雷雲知經綸見
山下出泉知果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
不能徧窮天下萬物之理熹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
亦要窮盡如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

問物物致察與物物而格何別曰文定公所謂物物致

察只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只因其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健地如何而順也

楊道夫錄

又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也然屯言君

子以經綸而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無齟齬難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

潘時宰錄

問山下出泉曰古人取象也只看大意畧如此彷彿不能端的若要解到親切便都没去處了如天在山中山中豈有天如地中有山便已是平地了

果行育德又是別說一箇道理山下出泉却是底物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

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

擊蒙不利爲寇利用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

生曰上九一陽而衆陰隨之如人皆順從於我

禦寇便如適來說孔子告陳恒之事須是得自家屋

裏人從我方能够去理會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

時如何去禦得寇便做不得所以象曰上下順也

需待也以飲食安樂謂更無所爲待之而已待之須

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萬人傑錄

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

晏淵錄

問需九三象辭敬慎不敗本義以爲發明占外之占何

也先生曰言象中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所謂

占外意也

董銖錄

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去所以爲訟

晏淵錄

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

王弼言有德司契是借這箇說言自家執這箇契在此

人來合得我便與它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契底

意思

晏淵錄

食舊德從上吉也是自做不得若從隨人做方爲得吉

之道

問師六五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傳云長子謂九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夫以九居二中則是矣豈得爲正先生曰此是錯了一字耳莫要泥也

潘時文錄

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

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它比天下

之道

晏淵錄

象上傳